

永生

郭凌青



新文藝出版社

• 1953 •

小 說
永 生

著 者 郭 沫 若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協 興 成 印 刷 廠 印 刷
錦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訂

*

書 號 (486) [11179] 本 書 66,0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25000 冊

定 價 4,5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查 登 號

序

『永生』的作者，最近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說，這對一個受着文化水平限制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相當艱難的事情。不管怎樣，走過這條艱難的路，結果是會而且一定會有收穫的。我祝賀他的初步的成功。

可以這樣說：這是一部寫實的作品。作者通過了英雄的排長仲兆興的成長過程，寫出了人民、人民的軍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是怎樣戰勝暴風雨的猛襲，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的全過程的各個片段。集中這些片段，就不難看出全貌。作品主要的還是描繪出了仲兆興是怎樣由恐懼走到無畏、成爲一個人民的不朽的英雄的。

誰都知道，中國革命的主要鬭爭形式是武裝鬭爭，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極端艱苦、複雜的過程。要戰勝反動派談何容易。敵人是極其殘暴甚至是瘋狂的。這並不表示

它的雄強有力，相反卻表明它在人民和人民戰士的鋼鐵的意志所匯成的波濤滾滾的巨流的衝擊下的垂死掙扎。

為什麼它們失去了內心的平衡，竟瘋狂到比民族敵人還有過之無不及呢？有一首爲大家所熟悉的球德柴夫的詩，作了很好的說明。

冬天並非無緣無故地猖狂，

它的好時光已經過去了——

春天來叩打窗戶，

並且把冬天從院子裏趕了出去。

……惡魔瘋狂起來了，

臨逃時，捲起狂雪，

向美麗的孩童投過去……

春天並不悲哀，

在雪中洗滌過，

迎着勁敵，

更顯得更好了。

春天永遠是不會滅亡的。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同春天趕走嚴冬一樣，戰勝了國內外反動派，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的勝利。

英雄，人民的英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憑空臆造得出來的。「每一個真正顯出了本領的英俊人物，……都是社會關係底產物。」（普列漢諾夫：『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難看出：英雄人物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如果人民的英雄脫離了黨的領導，人民羣衆的支持，「……他們是永遠也跨不過由可能進到現實的門階的。」（同上）

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由艱難曲折的小徑走向康莊大路的。挺進在這條道路上的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路者是中國共產黨，我們英明卓絕的領袖毛主席。在英勇的行進中他們掃除了一切荊棘、絆腳石，同時也考驗與鍛鍊着自己。多少人，只是在這種

環境裏，身受暴風雨的試煉，遵循黨所指的路前進！忠心耿耿地爲偉大的理想的實現而奮鬥，才成爲英雄的。離開了黨，離開這條路，將『一錢不值，或完全坍台。』不可能有絲毫作爲。

革命事業本身就是英雄的事業，是集體的創造。個人『英雄』在革命陣營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集體的英雄。離開了羣衆，孤立的突出的描寫英雄的作用，是反歷史反現實的。英雄不是萬能的，用任何臆造的手段製造許多人爲的險阻，把『英雄』拖出來解決關鍵，藉以顯示『英雄』的作用，是極端荒謬的。

在解決英雄與羣衆的關係問題上，作者在作品中一般的還是正確的處理了的。作者通過黨對仲兆興的諄諄告戒，通過王漢清、孫子茂、劉汝煥、高敬修、王福江、王海清、小李……這些人物，表現了革命軍隊的階級友愛，人民戰士勇敢、機智的高貴品質。他們有着偉大的理想，知道爲誰而戰。仲兆興只有和他們緊密的聯繫着和相互鼓舞着的時候，才能更好的發揮他的作用。

黨的教育，黨的領導，是一切的關鍵。仲兆興在極其危難和完全陷於絕境時，他

想起了黨、毛主席，他就增加了無窮的力量。顯得無比地英勇，成爲勝利者了。

英雄，人民的英雄，不是也不會沒有缺點或錯誤的思想的。缺點、錯誤的思想在仲兆興的身上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出來。但這一切並沒有妨礙他走着英雄的道路。革命部隊如同一座龐大無比的熔爐，使鐵變成鋼，改造了多少人、各種各樣的落後思想。決定的因素乃是黨的領導。『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經過黨的教育，戰爭與長期的集體生活的鍛鍊，他們是『能够大踏步前進』。（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仲兆興正是這樣的英雄人物，也正是經過了這樣鍛鍊的人物。

多少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人民戰士，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試問，如果不是上述因素的決定，那是不可想像的。

我熱愛着像仲兆興這樣的英雄人物，他的光榮的業績深深的感動了我。他是永生的，他的精神將激勵着我們，爲建設我們可愛的祖國而獻出一切。

當然，我認爲作品中缺點還是有的。由於受真人真事的一定限制，因此，雕塑的

英雄的形象就不是那樣奕奕如生；缺乏人物心理變化的深刻描寫；平鋪直敘，仲兆興由恐懼到無畏的轉變過程還太簡單。這一切，可能是由於作者文藝水平的限制的緣故吧！作者今後只要繼續加強文藝理論修養，提高寫作水平，是一定能彌補這些不足的。

我懷着崇敬的心情哀悼這位不朽的英雄。

仲兆興同志，你沒有死，你永遠的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

積之

一

在光禿禿的孤獨的聳立在平原上的黑萃山的下面，煙籬公路由東北向西南延伸着。護路溝內不時地有一個戴鋼盔的戰士的頭出現。清秀而剛毅的臉龐上顯露出一種急躁、不安的神情，時而用手抹去面上的灰塵，細長而稍彎曲的眉毛下那雙黑而大的眼睛向北張望着。

空中巴掌大的雲彩也沒有，太陽直晒得人們頭暈暈的。在這塊小小的鄰近海邊的平原上，天氣悶熱而乾燥，遍地灰塵。微風夾雜着熱氣從公路上捲過，掀起一條黃色的沙土的綾帶，一會兒便悠然而逝。西而不遠的灰埠村被砲火轟擊了一晝夜，火和煙籠罩了整個村莊，此刻，當一切似乎焚燒得成了瓦礫堆的時候，微弱的乳白色的煙向上升騰。火——貪婪的搜尋着尚未燒盡的最後的東西。

部隊經過兩個多月的整訓，這還是第一仗哩！上級的意圖是消滅由沙河鎮往灘

縣逃竄的蔣匪第八軍一〇三師。戰士們個個興高采烈，誰都想在這次戰鬪中大顯身手。

溝內九連的戰士們在熱烈地進行戰地挑迎戰：保證多捉俘虜多繳槍。也有有的在議論着什麼。

大家在溝裏蹲了一上午也不見敵人的影子，個個急的心蹦蹦的直跳。連長王世田不一會兒就問觀察敵情的小李：『小李，有影沒有？』

『看不見。』小李照舊是懶洋洋的 answering。

班長李月江身邊坐的是新參軍的戰士仲兆興，今年二十二歲，中等個兒，有一副壯實的身子，一看就知道是莊戶人家出身。黑滲滲的四方形的面龐，粗眉下的一雙眼睛又黑又大，顯露着智慧、驕傲的神氣。

仲兆興在家裏沒有上過學，光着屁股長到九歲。就在那年春天，父親因為踢死了地主李二爺家一條狗被逼死了。沒法活下去，仲兆興還不得不給李二爺放羊。十幾

年來，母親領着小弟弟討飯度日，仲兆興就在李二爺陰森森的身影下熬着暗無天日的歲月。直到解放後經過土地改革，家裏分到土地和房子，弟弟仲兆旺進了小學唸書，母親也似乎年輕多了。就在這一年，仲兆興便在『殺蔣保飯碗』的口號聲中第一個報名參了軍。

此刻，坐在李月江身旁，他不聲不響地眼睛瞅着地，思索着許多可怖的怪誕的問題。

他想起在家時有人說過頑八軍是國民黨的主力，多麼厲害多麼厲害，火箭炮能打一百多里路，一放就是連發，打在哪兒那兒着火，泥土也能燒焦了；電光火打在身上能燒死人。——多可怕呀！又一想，敢情不能吧，爲什麼同志們都不怕，又說又笑呢！班長打了這麼多的仗，掛過幾次彩怎麼也沒有燒死？八成是特務造的謠，不能相信……

這許多恐怖的複雜的思想糾纏着他，他不願意說話，也聽不進大家在議論些什麼事情。

李月江像猜透了仲兆興的心思似的問道：『仲同志，你想啥？』

『班長，沒想什麼。』仲兆興抬起頭來望了望李月江。

『打仗沒啥可怕的，頭一仗打過了就好了，打起來的時候，你跟着我沒有差。』

王福江這小鬼今年才十九歲，一臉的孩子氣。他尖聲尖氣的瞧着坐在他旁邊的

李月江說道：『班長，咱有個要求：要是班裏繳到卡賓槍可先給咱換換。』

李月江還沒有開口，大個子張順強插上一句：『有本事自己奪去！』

『我是說，』王福江把小嘴一翹不滿意的回答道：『如果是一支，我個子小就應

當拿個小……』

李月江一看要是搞僵了妨礙團結就不好了。

『打仗的時候還頂嘴，——大家說的都對，最好是全班都換上卡賓槍。要是只繳

到一支，』他斜轉過頭來對小王說道：『就先給你換換，怎麼樣？』

王福江身子一扭臉向着土坎子，小嘴一裂滿意地笑了。

張順強望着王福江的脊背自言自語的說道：『什麼時候才能像個大人樣？』

『算了吧，打仗的時候，保險不落在你這個「大人」的後面。』王福江說着忽地

轉過身來瞧着張順強說道：「老張，說實在的，咱們倆挑戰！」

「挑就挑，啥個條件？」

「條件嗎？嗯……這樣吧：一個人最少要捉兩個俘虜，繳兩支槍。」

「行！咱完全接受。」

兩架國民黨「小流氓」飛機在上空兜着圈子，栽了個觔斗，掃着機槍，向北飛去。猛然間一聲吶喊：「敵人逃竄了！」機槍連續的射出清脆的吼叫聲打斷了戰士們的談話。

連長王世田第一個躍上公路，大聲的喊着：「同志們，衝啊！」

李月江槌了仲兆興一下：「快，追上去！」

全連翻過公路，奔向原野。仲兆興定了定神向北一望，半里路遠的村莊背後，伸出像一條巨大的行列在向西運動着。令人鼓舞的衝鋒號的聲音尖銳地響着，遍野都是穿着黃軍衣的自己的同志向敵人的行列猛插。

「叭——吱」子彈陰森的嘯叫着，從仲兆興的頭頂掠過，就如同捉住了他的頭髮

一樣，他不由自主的把頭一縮。

敵人開始還擊了，子彈漫無目標的亂放，六〇砲彈時而這、時而那的爆炸，碎皮尖鳴着劃破長空。

仲兆興這時緊跟在班長李月江的後面，他牢牢的記得戰前李月江向他說的話：『跟着我沒有差。』

這時，仲兆興覺得李月江那高大壯實的身軀是一座堅固的房子。不，是一架大山——在大山的後面子彈是永遠不會傷害自己的。——他似乎輕鬆了些。

追着追着，敵人紊亂起來了，螞蟻似的東一堆西一簇的，有的跑進了莊子，有的仍然向西奔去。車輛、大砲、輜重、將軍、士兵，紊亂不堪的隊伍，退潮般的流向西方……

仲兆興奔跑着，抬頭一看離莊子還有一百多公尺，他心想：進莊子可以安全一些，——至少可以隱蔽一下。他狂奔着。多長的時間啊！一百公尺似乎比他在家趕集走一百里路還遠。他埋怨李月江跑的太慢，又恨自己的腿太不管用。

進莊子後，他喘了口氣，用汗漬的大手抹去面上向下流着的汗珠，覺得安靜了一

些。這時他才發覺槍聲響的更近更急了，但安全的多了。

他仍然謹慎的跟着全班同志往前搜索，緊緊的跟在班長的屁股後面。

搜索了一會兒，拐牆角時一抬頭，班長、本班的同志全不見了，仲兆興急的東一頭西一頭亂撞，心裏七上八下撞激着。不能喊又不能嚷，他從腰裏摸出一條白羊肚手巾擦了擦頭上的汗，繼續向村中找去。

剛穿過一條街，附近的屋子裏傳出一陣陣淒涼的嬰兒的尖嚎聲，他不知爲什麼止住步，停了好一會，不自覺地朝着哭聲的方向走去。

一間簡陋的草屋，門敞開着。仲兆興一隻腳剛邁進房門時，他怔住了，頭髮直豎，只有小孩子獨自走夜路時才能體會得到的空虛的滋味，猛襲着他的理智，頭一陣陣的脹大。他想走開，孩子悲慘的尖嚎聲攝住了他的靈魂。

仲兆興硬着頭皮端緊着槍走了進去。

屋子裏像砸亂的雜貨鋪似的，地上亂七八糟，到處亂散着破碎的傢具，有補綻的衣服，廚櫃裏最後一點包米餅子也沒有剩下，飯鍋被匪徒們擊破，顯露着新的鋸齒般

的裂痕。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仰臥在地上，污血遮蓋了她的面孔，一隻眼球暴出眼眶，小腹被刺刀挑將開來，腸子、血水……流滿地上，下身剝得精光，血腥氣陣陣的揮發着，令人作嘔。剛滿週歲的嬰兒亂抓着母親的屍體，浸在污血中尖嚎着，這可憐的幼小的生命失去了母親。父親哪裏去了？該活着吧？但爲什麼不見了呢？這個家庭被毀滅得傷心慘目的情景，展現在仲兆興的眼前，他的心幾乎要碎裂了。

這時，仲兆興想着在護路溝內所沒有想到的一切。

他想起家鄉土地改革後，生活過得美美的，孩子們快快樂樂、蹦蹦跳跳的，大人們再也不做生活的奴隸了，——不愁吃不愁穿的，多好的光景啊！當他騎馬掛花，兒童團、婦救會敲鑼打鼓歡送他參軍時，年老的母親一直把他送到村頭，對他說道：『孩子，過去我凡事靠命運，就是這命運害的咱們好苦啊！孩子，你再也不要信那些瞎話，到了前方，好好跟着共產黨走，勇敢的殺蔣立功，爲你死去的父親報仇，保住毛主席給咱們的好光景。』

美好的光景，參軍時的熱鬧場面，像閃電一樣飛快地掠過他的腦際。嬰兒尖嚎的